獨學廬四稿

獨學廬四稿目錄

卷二

文二

卷四

書

與龔璱人孝康書

頌

理安課經圖頌爲了圓上人作

贊

三教圖贊

畫屏贊

伏生授經

琴操參禪

明董念修先生畫象贊

祝枝山沈氏良恵堂銘贊

銘

跋

卷五

傳

碑

墓志銘

獨學廬四稿卷一

東吳石韞玉著

論

鹽法論

法久無不敝之理鹽法至今日而敝已極考今世官定引鹽之額將及百年此百年中生齒之繁不啻十倍而歲額不加增是四海之衆食官鹽者十之一食私鹽者常十之九也私鹽之價其利卽十倍於本猶不及官鹽之價則其利饒矣私鹽之利既饒則閭閻無賴之徒羣趨乎其

中官雖設厲禁以禁之而卒不可禁何也私販之徒富者出財貧者出力近海之地動輙累千萬人其强有力者曰梟平居以錢募窮乏之人爲之私販而坐收其利官遣兵役捕之則潛遁無蹤必欲索而得之則聚衆拒捕其人家藏兵器雖鎗炮火藥皆有之故兵役畏其强而不敢問其兵役之黠者則又私受其賄爲之耳目官之不肖者或亦染指焉至地方偶獲一販私之犯例必窮詰其往來之迹凡牧令失察過境者皆有咎故牧令亦以緝私爲苦而不樂爲如此

而欲緝私以暢官引之銷此必不可得之勢也且閭閻無賴之徒羣萃而州處又擁厚利以資其生欲其安分而不為非亦不可久也故曰鹽法至此時而極敝也今思為之變計莫若廢綱商而按竈以收其稅夫鹽無論公與私其源必出於竈國家設鹽場大使原以稽察竈戶也然竈戶煎鹽以賣與官商與賣與私販之人大使不得而知也今若按竈計鹽每竈歲煎鹽若干則徵其稅若干其稅額視綱商之額略減焉以留餘力於竈戶設有淫雨水溢之災則確勘而

豁免焉如此立法亦竈戶所樂從也大使徵竈
戶之稅而納諸運庫運使綜覈其數而報諸鹽
政官制悉仍其舊而毋容變置焉此法立而無
不稅之鹽其課必有十倍於今之課者經費既
紓則歲取於農民者可量為裁損此亦崇本抑
末之道也國家理財之術未有善於此者也彼
商人謀利者就竈戶市其鹽東西南北聽其所
之而不問官無私販之禁則兵役無需索之弊
牧令無處分之憂鹽梟亦化良民無聚衆拒捕
之禍國家安人之術亦未有善於此者也頻年

往來邦江之上覩夫牢盆為業者每太息於調劑無策乃作此論以俟采風問俗者擇焉

辨惑論二

今之人大惑終身不解者二事一星命之說一堪輿之說是二者人人信之仕宦者尤甚推其故無非富貴利達之心縈結於胸中而不可解既患得之又患失之既於其身又於其子孫而術人迎其欲而投之無怪乎舉一世之人而趨之若騖也執星命之說者曰人生受命於天貴賤貧富壽夭有定數焉一成而不可變其說是

也然以四柱五行推之則非也人之命定於有生之初然一日止有十二時而世間生人之數無窮必不能以十二命該之也且四柱之術以五行生尅為主而古者歲月各有其名惟紀日始稱甲子故屈子離騷云攝提格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其文甚明晰也今歲月日時悉以甲子為紀古無是名也無是名即無是理而何生尅之有昔者余所交友有四人焉一吳雲一施源其生年月日時皆同也吳由翰林起家官至彰德太守施以鄉科起家官黟縣令其官階

不同也然猶不甚相遠又其甚者一孔傳金一陳愕其生年月日時亦皆同也孔以鄉科起家官至南陽太守陳以諸生窮困終其身吾不知此四人之命如何推法得乎此即失乎彼吾知其術之必窮也然則星命之說不足信也孰堪輿之說者曰生人祖孫父子一氣相通祖父葬而得山川靈秀之氣則子孫必富貴壽考其說似是而實非也謂祖孫父子一氣誠是矣然世之人有祖父康強而子孫羸瘠者矣有祖父壽考而子孫凶折者矣祖父生前子孫尚不能分

其氣而謂既朽之骨得氣則子孫即食其報有是理乎周之武王有天下周公爲冢宰而管蔡身受大戮伯夷叔齊餓死首陽之下而仲子撫有孫竹之國柳下惠爲聖人而蹠則爲盜吾不知其祖父之墓若何其子孫禍福何若是之不齊也然則堪輿之說不足信也杭人有蔣編修詩者自詡星命之學百不失一又愛談地理嘗曰吾杭地脉嫩可以朝葬而夕發也余戲曰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如星命有憑則命而富貴雖以凶地葬其祖父無傷也命而貧賤雖以吉

地葬其祖父無益也是堪輿之術不足言也如地理有權則葬得其地命之貧賤者富貴矣葬非其地命之富貴者貧賤矣是星命之術又不足言也蔣遁其詞曰惟祖父葬得其地而後子孫有富貴之命余曰人之命定於有生之初而葬其祖父常在成人之後信如斯言則杭州地脉雖嫩而朝葬夕發之說又不確也蔣詞窮一笑而罷余因著是論以曉夫世之惑於術人之說者

記

金壇縣重修儒學記

自釋老二氏之教興琳宫寶刹徧於中國竭土木之力輪奐莊嚴而學宫齋廡往往上雨旁風無人過而問焉豈斯人之心輕吾道而重異端乎亦無人振起之爾金壇在江淮閒爲彈丸之地自文襄于公以狀元宰相翊輔

聖皇文武兼資贊襄密勿而金壇遂爲東南望邑然文襄旣沒四十餘年無有人繼起者豈古今人不相及耶抑山川靈秀之氣一盛一衰與時消息也嘉慶二十四年盱眙戴君開文司教

是邦見夫學宮頹廢盡焉傷之告於邑令因舊
謀新邑中士庶踴躍將事集費庀材於道光元
年正月興土將聖殿兩廡盡撤其舊材而更新
之其明倫堂尊經閣鄉賢名宦忠義孝弟七賢
七君子等祠皆次第繕完塗墍丹雘煥然一新
又於泮池前築宮牆一座列東西兩坊繚以周
垣右邊餘地闢為射圃又因形家言於學宮之
左創建魁星閣一所以為形勝閣之東南舊有
金沙學舍因加修葺移尊經閣所祀文昌像於
其中凡經之營之朞年而工始竣戴君述其始

未俾予為之記予生長吳下足跡未嘗至斯邑
然自束髮讀書以來曾為學官弟子則亦忝列
於孔氏門牆者也即事有述安敢以不文辭藉
惟聖人之教與日月山川並垂終古固不以廟
貌之興廢為盛衰而人之奉聖人者高山景行
莫不嚮往不有所寄將何以申其瞻仰之思此
學宮之制亦本乎斯人懿好之心而設焉者也
方今文教昌明薄海內外道德一而風俗同今
天子龍飛之始即敬題聖協時中之額頒於直
省州郡懸諸大成殿以示尊師重道之意而金

壇適於是時修治文廟殆斯邑人文興起之機乎宰是邑者前爲貴州王君青蓮後爲浙江朱君蘭後先繼美捐俸以爲邑人之倡而縣丞聶君心通典史辛君聘三各襄其事教諭戴君開文訓導俞君光祖曁邑之人士皆與有勞焉別石書名用垂不朽

吳縣木瀆鎮義學記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十室之邑必有絃誦之聲是以教化行而風俗美人心感而天下和平也三代之制大學在國中國之元子與貴

游子弟皆就學焉小學在四郊則國人子弟之秀良者聚乎其中先王豈故為此瑣瑣而不憚煩哉良以學校者教化之本也自古制既廢所謂學宮者止為春秋釋奠先師之地而博士之庭不聞有過而請業者由是變而為書院以課士然書院止課成學之士而殿最之童蒙不得而入焉則又廣而為義學義學正古時四郊小學之遺制也夫貴游子弟地望清華守父兄之訓其趨於學也較易若鄉人而不學其愿者椎魯無文其黠者且冒上亡等而不知罪一耰鋤

而德色一箕帚而誶語流極既衰釀成世道人心之害夫是故小學之設比之大學尤汲汲也吳門之西有鎮曰木瀆距城三十里而近縣有丞駐其地西望靈巖高與天齊納太湖之水烟波萬頃近在咫尺間其地踞湖山之勝居者烟火萬家野處不暱其秀民之能為士者亦往往而有鎮上舊有義學以教其鄉之子弟凡貧不能具束修之資者皆就學焉其室廬飲食諸費皆醵金以給之事久頹廢嘉慶十六年縣丞李公再涑倡衆興修由是集金錢五十五萬存本

收息以給修脯李公是舉可謂知本矣襄其事者皆尚義之士不可以不志也因為之記而列其姓名於後

新學禮器記

太史公嘗云登仲尼廟堂觀車服禮器所謂器者凡鐘磬羽籥籩豆尊罍之屬皆是也蓋自秦漢之後變禮易樂先王法物有司盡失其傳所幸孔氏之門守器弗失觀者於此猶可追想三代制度之舊焉方今文教誕敷夫子廟堂徧天下吳地有郡學一縣學二郡學大吏主其祀縣

學則縣大夫主之長洲元和之新學在城東平江路之南道光三年霪雨爲災廟宇滲漏長洲尹俞侯元和尹王侯旣捐俸修葺之矣廟中禮器不備春秋二祭時草率不能備物俞侯慨然思有以補其闕商於元和尹共籌費四百八十金付諸生營造之凡置銅爵三十三銅登一銅鉶八簠簋二十四籩豆百燭臺二十四香爐十二燎爐一編鐘十六編磬十六佾舞之衣三十六其琴瑟羽籥柷敔鼗鼓等則先是諸生醵金置之由是禮樂諸器粲然大備或曰孔子不云

乎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先聖王制禮作樂皆有精意存焉非區區守其器而已也雖然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也者寓於器而後長存者也若謂執乎器不足以言禮樂則舍乎器又何以知禮樂哉今茲禮器既備他時舉春秋祀典籩豆有楚肴核維旅樂具入奏神聽和平橋門觀聽者恍然如見洙泗之遺風焉豈不盛歟是舉也長洲令俞公德淵倡其事元和令王公有慶許公乃大助成之承造者諸生顧家瑞徐昂尤觀宸楊

珍陶亮采顧辰例得備書余伏處里閈於諸生忝一日之長幸逢其盛敢記其事而鐫諸壁以備後之人稽考云

重修圓妙觀三清殿記

蘇城圓妙觀古之天慶觀也肇基於晉咸寧中法門香火經今千五百餘載黃冠之士雲集於其中其大殿崇奉三清像重屋四檐規模大壯嘉慶二十二年歲在丁丑孟秋之月疾雷破柱毁其西北一隅維時大司冦韓公葑銜恤在籍率衆捐金鳩工修治而工師求大木不得衆情

觀望無策施工明年常熟頻海漁人懸罟入水忽重不可舉竊意以爲網得大魚糾集多人拽入福山口潮退視之非魚也大木偉然偃卧於沙灘之上邑人以告公命工度之其長七十尺有奇其直中繩其圜中規適副所用苟非海若効靈斯木何由而至良材既得涓吉興工觀者色動檀施踊躍財力既阜百工皆備凡宋桷之朽蠹者新之瓴甓之損裂者易之既塗既茨加以丹雘美哉輪奐頓還舊觀山門土木歲久毀敗復以餘力繕完之是役也經始於戊寅四月

落成於己卯九月韓公爲之倡而董封君如蘭蔣待詔敬等實成其事工既告蕆是歲十月恭逢

天子六旬萬壽鄉之士大夫卽其地啓建經壇祝釐稱慶萬姓瞻仰僉曰此事實徼福於天非人力所及非常盛事當有所述以垂於後予謂是舉也有三善焉山海効靈神來自至可書者一衆情鼓舞不日觀成可書者二保佑申命

天子受禧可書者三有此三者敢不述以告後人於是乎書

先世祠堂記

吾家先世居丹陽係宋學士晏卿先生之後先高祖值明鼎之革出家爲僧釋名智遠而初名不傳先曾祖君甫公於順治二年遷於吳門時年纔十有三有吳氏壻之於甥館此始遷蘇州之祖也曾祖生丈夫子二長伯祖荆玉公次先祖寧周公荆玉公再傳而絕寧周公生先考惠疇公惠疇公生四男其三皆殤最後生余蓋寒宗之不絕也如綫先曾祖初居飲馬橋先祖居廟堂巷先考乃移居金獅巷則余所生之地也

予家世未通仕籍執庶人之禮祭於寢余遭逢
聖明之世及第升朝官於中外食祿十有八年
忝從大夫之後禮當立廟以祀其先人而因循
未果今余年已七十勢不可再緩爰以所居之
西屋建祠三楹一廟三龕同堂異室奉曾祖祖
考三世考妣而婦人未及於世者則祔於祖姑
其西爲夾室以藏祧主每歲終則合享焉祠北
向於陰道爲宜於虖古之宗法不可行於後世
也久矣古者諸侯世其國大夫世其家故主祭
者常在大宗而支子不祭後世卿大夫自一命

以上皆選於王朝嫡子支子貴賤無常夫祭用生者之祿嫡子賤而支子貴勢不可以卿大夫之尊降而就庶人之祭故禮之不可襲也時爲之也記曰當其可之爲時此之謂歟禮大夫有三廟而今爲一廟不敢援世及之制也分三室仍存三廟之意也後世子孫而卿大夫焉守此不爲褻後世子孫而庶人焉守此不爲僭名之曰石氏家祠不敢以宗自居也祠成於道光五年季夏之月謹作記書石而登諸壁

常熟石氏祠堂記

常熟宗人大文既卜其縣河西之地啓建家祠祠成遣孫榮奎來述其事而請爲之記竊惟吾家得姓甚古春秋時其姓已散見於諸侯之邦至漢時萬石君以孝謹聞乎郡國諸子皆通顯桂名朝籍族於是乎始大今之在丹陽者以宋學士曼卿先生爲始祖予與大文皆出學士之後予家自順治二年由丹陽移家吳門而大文之先有諱憲者明時由丹陽徙居常熟自憲十傳至大文有譜牒世系可考也今其族人在常熟者椒實繁衍亦各分析以居而大文所建祠

則自其祖丹卿公始以下子孫祔焉其他旁治者皆不及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古人親盡則祧之義當如是也祠成於嘉慶二十三年大文率宗人而落之粢盛豐潔牲牢不備昭其儉也祭畢而享飲酒三爵毋及於亂昭其敬也凡所以尊祖敬宗收族以孝以謹猶有先人之遺風焉予與大文雖疏遠由曼卿先生推之則諸父行也嘉其行事有古人之風故樂爲之記

晚香樓之東有小樓二間置几安床以爲偃息之所名之曰靜寄閣客有過而問焉者曰有說乎予應之曰有易云吉凶悔吝生乎動機之動者吉一而凶悔吝居其三焉靜者動之對也故天之道靜則五行順其序四時協其紀其動也移星易宿迅雷風烈占者以爲災地之道靜則九州奠其位百物遂其生其動也山崩川竭龍蛇起陸史册書之以爲宇宙之大變風之靜也導迎和氣長養庶類而動則拔木偃禾邦人大恐江湖之靜也舟行者若履平地而動則波濤

如山檣傾楫摧當之者死生在呼吸之間故人之生於世也靜者生之門動者死之路嗜欲攻於內筋力勞於外凡一切可喜可怒可驚可懼之事皆生於動而靜者無事也是故有道之士必守其靜而不妄動吾將勉焉客曰靜之義既得聞命矣敢問何謂寄予笑曰天地之間何物非寄乎日月星辰寄於天山川草木寄於地視聽言動寄於人三才一貫之理無物而非寄也故天地之化往者過而來者續人以血肉之軀受天地虛靈之氣以生一旦氣盡則此身且消

歸於無何有之鄉矣庸非寄乎生人之壽修者不過百年而中道夭折者踵相接也此其寄也物之尤暫者也而又何疑乎吾以此生寄於天地之間而塊然之身則寄於斯閣之上守靜而不敢妄動以順受天之命而已矣客去乃筆所言以爲記

張氏義莊記

天下風俗之美始於一鄉而又始於一家古人有言愛無差等施由親始蓋親親而後仁民事有次序故睦婣任恤之誼聖王尤嘉尚焉吾鄉

自有宋范文正公創立義莊以贍族人迄今七百餘年時代屢易而范氏子姓克守其田廬墳墓不至散而四方者義莊之效也元和張君鳳德生有至性孝於其親勤於治生以居積起家自奉儉約而好善樂施鄉里族人待之舉火者數十家乾隆乙亥吳中大饑君出家財千金助賑冬捨棉衣夏施茶藥一切善事可以裨益於人者爲之孜孜不倦嘗欲捐義田以贍族人之貧乏者未及成而謝世今其子懃祖紹承先志以三千三百金於蘇城東北隅懸橋巷置屋一

所建立義莊置田一千畝有奇積其穀以潤其族人可爲善繼善述者矣吾嘗慨夫世人專利自封視其族人若秦人之視越人有無不相通緩急不相顧曾不思祖宗之視其子孫無非一體水源木本之謂何而顧若是其恝也若張氏父子以解衣推食之心成其展親睦族之誼此固鄉人所宜觀型者焉故不辭蕪陋而爲之記

嘉興楞嚴寺經坊記

嘉興楞嚴寺之有經坊也自紫柏大師始也明時大藏經板秘在內府外人祈請甚難師故發

願重刻改梵本爲方册以便流傳初定章程徑山藏板楞嚴發經各出矢言以要永久其後紹述無人道場頹廢楞嚴所設經坊有名無實而徑山所藏經板亦朽蠹過半識者傷之吾鄉彭編修藴輝家世樂善早躭淨業與其婦翁故相吳公撒發願修補請會一上人住般若堂主其事適餘杭令張公吉安亦吾鄉善士也將徑山經板盡送楞嚴寺由會公清釐之而殘鈌已多不成卷帙間有捐刻者機緣未廣弗克集事其時彭編修已棄世會師乃致書吳公白其由并

購櫟本寄京吳公乃與都門士大夫之修淨業者鳩集多金翻刻新板一分寄歸楞嚴寺中其時方丈主僧爲竹庵觀公刻架庋閣募工刷印偶有闕失隨時修補於是方册經文頗還舊觀竊維世間一切事皆有時節因緣方紫柏大師初立經坊於般若堂與禪堂並建彼此不相涉故當會公在堂結集經板時方丈藹如和尚不與其事而因緣未至會公受彭編修之託苦心勞慮越十有餘年其事迄用無成今藹公會公先後棄世而經板適剞劂工竣自北來南觀公

乃身任經坊之事由是般若堂與方丈合而爲一有仔肩之任無掣肘之憂紫柏一燈復光明於旣燼之餘大敎流傳其在斯時歟予往來於楞嚴山門十有五年矣昔悲會公之賫志以歿令幸觀公之克受其成也因述其始末而爲之記

吾與菴鐘樓記

支硎山之麓有靜室焉曰吾與庵向爲寒石大師幽栖之地師旣圓寂其孫心誠上人居之菴向時無鐘道光初元邑人陸君士宏發願鑄鐘

鐘既成諸善姓醵金建樓於山門之左樓兩層高三仞有奇懸鐘其上懸之日海衆雲集引椎發聲鏗然遠聞或曰招提之室必有鐘何也予應之曰閻浮提世界其人以耳治故觀世音菩薩以聞思入道而慈悲普度衆生於中華最爲靈感試思音本無相何以云觀蓋聞性在心聲入則心通聲從虛空來與心相感不啻有相之可觀焉鐘爲金椎爲木金木皆無聲以椎擊鐘則聲生謂聲出於椎而椎本無聲謂聲出於鐘而鐘非椎不鳴然則鳴者鐘也所以鳴者非鐘

也人也大叩大鳴小叩小鳴若飲於海者隨其量而受之因應之機微妙甚深杜子美云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夫鐘亦何與於人而發省哉其中必有感焉爾因作頌曰

萬事本黄鐘金爲八音長寂然太虛中忽發微妙音渢渢大海潮鯨呿而鼈吼衆生含覺性聲入則心通聞性不在耳亦不離耳根聞聲而不知乃是妄聽者所以大法王以聲音說法世間聞聲者一切大歡喜

由蘇州府治西行一舍有山曰支硎晉林公之道場所在也其旁有靜室曰吾與庵澄谷大師自天台來卓錫於此其地在平陸四山環之東望靈巖西接天平寒山諸峯曠如奥如信方外棲眞福地庵中大殿供釋迦文佛有金塗塔在焉殿後屋三楹彭尺木居士顏之曰披雲草堂西廂曰雲外室東有小閣曰見山閣因其與靈巖相望而得名澄師先後居此三十年常以清靜無爲爲本澄師旣化其孫心誠上人紹承祖德閉戶清修海衆皈依善緣輻輳於道光初在

佛殿東南築鐘樓一座朝暮發微妙音令人發省又於三年在披雲草堂之後建大悲寶閣五楹中奉西方三聖西奉大悲菩薩又積檀施之餘置膳田五十三畝以爲常住饘粥之資於是道場規模粗具考是庵爲善音庵故基歲久荒廢自澄師來止改名曰吾與庵吾因紬繹吾與之義昔仲尼有言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聖人悲天憫人必欲四海六合之人盡登康樂和平之域而後已而釋迦文佛自光音天降生淨飯王家廣說清淨正法除衆生一切苦惱非

孔氏悲憫天人之意與大悲菩薩立願普度衆生亦此意也然則大悲閣之建猶是澄師吾與之義也若心誠上人可謂紹隆無替者矣林子衍源向有庵記今就近年所增益作後記

洞庭東山席氏先世圖譜記

洞庭東山席氏自唐武衛將軍溫由關中避黄巢之亂移家南來迄今將及千載其間或以仕宦或以經商散而至四方者雖有其人而山中子姓尚羣萃州處蔚爲望族吳中世澤之久長無有出其右者蕙生孝廉余老友也其爲人也

恂恂然謹言愼行東脩自厲有古君子之風此
册序其先世譜牒溯其始祖得姓之由在春秋
時有伯黶爲晉正卿典籍因以籍爲氏其見於
春秋時者若籍偃籍談皆是也至楚漢時避項
籍之名改籍爲席遂流傳至今唐以前世次不
及詳自武衛將軍至蕙生則第三十五世世系
名氏釐然可攷又繪武衛將軍及其二十七世
孫洙以下九世遺像彙集一册而以己身課子
圖附於尾此其尊祖敬宗之心可謂勤矣禮曰
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自譜學之

不講士大夫有數典而忘其祖者矣今世能知水源木本之義者幾人哉尊祖敬宗如蕙生可以爲難矣

百老圖記

人生五倫之中君父一而已兄弟夫婦皆有數惟朋友則盡四海九州之人而皆是也然死生聚散人皆不得免焉欲求其聲音笑貌常在目前此必不可得之勢也金君東屏善繪事寫眞尢工晚年發願爲百老圖自搢紳先生以及縫掖之士布衣之人無所擇第擇其有文行而齒

在六十以上者由一人二人積至百有餘人矣心猶未已也吾鄉者艾無不與焉四海九州之人亦往往而在暇日攜以示予其不相識者姑置之但平生有一面之交者皆能識其爲某人某人嗟乎技至此亦神矣維時予年六十有三已及格因亦爲予肖一像解衣坦腹而坐旁臥一鹿置盆水於前旁蒲自得之致流露於豪楮間予生平所畫眞未有肖於此者也因思人生不過百年惟託諸翰墨乃可以不朽史乘可以傳人姓名詩文可以傳人性靈獨至容貌顏色

非畫不傳今此册中人逝者已多矣而披圖者宛然同堂接席謦欬乎其側也更歷數十年畫中人無一存者而容貌顏色長存於天地之閒是此一百有餘人皆因斯圖而不死也是可述也

南縣訓練圖記

國家設兵以衛民而養兵之費即取諸民以爲用百姓之力有限則太平無事之時勢不能常蓄多兵以縻餉故兵之分防郡縣多者不過數百人少者數十人而已一旦奸宄竊發若專恃

官兵以禦亂必衆寡不敵不得已而召募土人以自助觀史册所載動輒募兵以千計以萬計職是故也後世守令所募之人不敢直謂之為兵因而易其名或曰義民或曰鄉勇其名雖異其實皆兵也因其為土著之人急則聚之而為兵緩則散之而為農其法至善盖守望相助猶有古者寓兵於農之遺意焉往予守重慶適逢白蓮教之亂川東川北處處戒嚴予設為團練輪操之法所屬二州十一縣各募壯丁三百人以百人在城防守二百人休於鄉十日一更以

均勞逸有事征調一呼而集者可得四千人其費卽出在本鄉之民不煩官帑如是者五年武功既蕆而後散遣歸農當是時賊人屢窺重慶之境而卒不敢犯閭閻恃以無恐則此團練之效也竊以爲牧圉而籌捍衛之方未有善於此者也嘉慶十八年奸民林清作亂三輔之地所在蠢動伍泰庵明府方宰鉅鹿鉅鹿者四達之衝昔項籍救趙諸將皆從壁上觀之地也維時風鶴之警環於四境明府乃訓練丁壯守衛城池日費金錢數萬皆出私財給之故其時賊人

縱橫三輔之間而鉅鹿獨安堵無恙則明府團練之力也寇賊既平大府叙其勞而嘉其才移治廣平負郭之永平縣明府追維往事繪為南繼訓練圖即古人不忘鉅鹿之意道光元年春明府以公事來吳出圖見示因為叙其始末并著鄙論如此

南園授經圖記

余於乾隆庚子辛丑兩試春官不第而歸結碧桃之社同社者張清臣主㑹豐沈桐威並生兄弟趙開仲及余與張君景謀當時所謂碧桃七

子者也景謀續學工文章試輒冠其曹南昌彭文勤公之校士於吳也贈景謀以句曰曲江風度人中秀玉局文章海外奇公爲當代人倫之鑒而賞識若此則景謀文學可知矣景謀世居崇明因游學移家吳門吳中人士皆樂與之交當時同社諸子性情不一景謀獨好爲大言視天下事無不可爲者王念豐嘗贈以詩云文章有神交有道海張獨以荒唐鳴蓋以漆園之言擬之景謀累舉不第僅以六品散官終其身其歿也無子及門之士凌君介夫實經紀其喪且

繪南園授經圖肖景謀之像於上而侍其旁師弟之間可謂有始有卒矣昔孔子有言與其死於臣之手也寧死於二三子之手若景謀之門有介夫亦可以無憾矣惟是余與諸君結社距今不及四十年而其人無一存者余獨以皤然一叟猶與後生談藝於鄉曲之間撫斯圖也其能無死生契濶之感耶

道光三年賑饑記

道光三年歲在癸未自夏入秋霪雨為灾田禾被淹閭閻乏食四鄉尤甚開府中丞韓公文綺方

伯玉公玉輅廉使林公則徐郡伯額公三邑侯俞公王公萬公焦心勞思凡可以救災恤患者無所不至業已入告

天子特發帑金以賑之復勸諭邦人之殷實者共敦任恤之誼且各捐俸以爲之倡由是衆心感激踴躍樂輸共集金十四萬兩有奇官賑既畢繼以義賑自是年冬月起至明年春熟而止是役也三邑侯周歷城鄉徧查貧戶以不遺不濫爲主而義賑則分地設廠令紳士之誠信者董其事其事既竣彙其出納之數刻錄徵實俾

邦人共見共聞以明其無私吁古云救荒無善策然荒政十二載在周官而保息之術尤在振窮恤貧今不幸而天災流行降及斯土所幸有仁人在位抱己飢己溺之心多方調劑養民以惠使民以義拯百萬顚連無告之窮黎共登於衽席而免於溝壑之患伊誰之力歟果也善氣所積感名天和明年夏秋之間雨暘時若嘉禾被野萬寶將成此農夫之慶即牧民者善政之效也不可不書以告方來

收葬無主之棺記

古聖王之治天下也掩骼埋胔載在王制誠欲使人居太平之世生有所養死有所歸所以慰生人之意而安孝子之心也自葬師之術行而人人欲求善地貧賤者牽於衣食之謀而富貴者惑於風水之術由是停喪不葬者比比皆是吾吳爲東南繁盛之區人稠地狹欲求葬地甚難因而棺木浮厝於野者以千萬計道光三年霪雨爲災四鄉積水吳江尤甚野田浮厝之棺漂失者有之棺木朽壞而骸骨零落者有之郡城體善堂會同各善堂司事奉大府之令分赴

四鄉收葬有鄉民阻撓者官絶之以法計先後收葬屍棺三萬餘具可爲勇於爲善者矣令夫葬也者藏也掩藏形惡不忍見其親之毁也自世人惑於風水之說將藉父母之遺骸以求福因而停喪不葬及至遇此水灾則追悔無及試思風水之說昉於郭璞璞及身不得其死子孫無聞則祖其說者果能致福否乎古者葬有定期自七月至於一月貴賤有等從無經年累歲之事而今之言地理者動曰山向有利有不利何以大異於古人耶余因善堂收葬無主之棺

而并著此說以勸夫世人惑風水之說而停喪不葬者

關帝廟玉印記

古人有言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夫郊社宗廟之禮自三代至今未之或改其他鬼神之祀則與時爲盛衰今之神祠莫盛於關聖矣自漢以來或稱侯或稱公迨宋宣和五年封爲義勇武安王此王之號所自始明萬歷十八年封爲協天護國忠義大帝此帝之號所自始

本朝乾隆三十三年加封忠義神武靈佑關聖

大帝靈佑之號自此始矣今神之祠徧滿域中吾蘇城中飲馬橋有關帝閣父老相傳謂明祖破張士誠時兵由盤門入明祖怒蘇民之爲張氏久守也將盡屠其人至飲馬橋而見關聖現像因而戢兵其時蘇民之得免於死者皆神之力邦人感其生全之德故立廟橋上以祀之然則神之靈固大有造於吾鄉之人矣廟有靈佑大帝四字玉印近歲失去河南河務同知顧君禮璜知其所在醵金贖而返諸廟恐其久而復失也屬余記於祠之壁俾後之人有所考焉

重修福濟觀純陽呂祖師大殿記 代巡撫陳公作

粵維嘉慶十年尚書姜公晟奉
命觀河歸以純陽呂祖師靈佑之功敬告
天子有
詔于淮陰建祠崇祀
欽定變元贊運之號冠諸原銜之上仍令直省
大小守土之吏各於有廟處所春秋仲月諏吉
致祭三獻九拜如禮惟祭物止用菓品餻餅不
具牲牢以符眞一清靜之化煌煌鉅典載在禮
官所謂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者也乃事當肇始

或關馬未舉子撫吳之歲詢諸邦人吳郡舊有福濟觀在城中西北隅向為士民崇奉呂祖師之所近歲遭鬱攸之災方議修建未復舊觀余於仲春之吉入廟致祭親見夫棟楹草創像設猶虛上雨旁風神無寧宇爰率屬捐俸鳩工庀材塗茨丹雘次第畢舉夾牕重屋鳥革翬飛復拓南榮三楹以為祭時行禮之地是役也經始於嘉慶己卯孟夏之月至仲秋而落成凡用金錢二百四十萬有奇而士民草創之費不與存焉工既訖官民請紀其事竊惟國之大事祀居

其一唐虞三代以後惟類帝禋宗古今無所沿革其他羣祀皆因時制宜若漢之祀明星太一唐之祀壽星媪龍宋之祀酺神大角皆是也記曰非天子不議禮蓋朝廷者禮之所自出凡禋祀之舉重以

天子之命則馨香所被義協人天今

天子聖德神功超越今古懷柔所及山川百神靡不歆格況呂祖師丕宣道妙宏範諸天載諸

祀典上以爲

國家緜祈天永命之庥下以爲蒼生致錫福弭

灾之應某職典封圻其敢弗虔其敢弗恪以對揚

天子休命謹拜手稽首而為之記

餘姚縣重修學宮記代長子同福作

昔王文成倡良知之學其說也本自孟子而文成闡發之所謂良知者根於性之本善而發見于愛親敬長古今聖賢所垂教以誨人者不外乎此朱子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以是證良知之說何以異哉後生小子因于朱陸異同之說強生分别遂以

尊德性道問學爲兩事宗朱者攻陸并攻文成曾不思德性稟乎天而學問起於人舍德性而言學問則學問亦何所附麗哉吾故謂孔門心學之傳宋時則在考亭明時則在姚江余於嘉慶二十四年來宰餘姚既受事祇謁夫子廟堂見夫棟宇翼翼俎豆莘莘周覽殿庭輪奐清肅規模大壯詢諸故老知前宰鹿公某于嘉慶十八年來此當下車之始見夫學宮頹廢倡衆捐修邑人踴躍襄事一年而大成殿兩廡并崇聖祠魁星閣宮牆泮池次第訖工繼者徐公某來

復申前議於是明倫堂尊經閣昌黎祠名宦鄉賢忠義三祠江南北諸紳士分任其事歲在丁丑一律告成美矣備矣尊師重道崇德報功此邦風俗之善於此可徵邑之人將紀其興修歲月及樂輸者姓名以垂示方來請余爲文以壽諸樂石予維是邦爲文成生長之地流風餘韻至今尚存故士習民風尊道德而尚文章彬彬乎有鄒魯之風焉雖然學校者

國家養士之地也士之生斯世也必修於家而獻於廷以爲當世有用之材方不負

朝廷作養之恩古人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之謂不朽若文成者其德其功其言皆爲古今不朽之業此邦人士皆其後進也仰其學行頌其訓言倘有奮發興起不讓美於先賢者乎是則余之所厚望也矣

獨學廬四稿卷一

獨學廬四稿卷二

東吳石韞玉著

文二

張氏四書集解序

近歲士人崇尚漢學宗許氏者究心於形聲意事之輿宗鄭氏者畢力於名物象數之繁其於四子之書視爲科舉之業而於孔孟傳心之要未之有聞也此其人自以爲修學好古而其實與俗學等崐山張君于海殫一生之心力著成四書集解一書其書博采諸家之說仍以朱子

爲歸其有與朱子異同者並存之以備參攷此真儒者本原之學也夫道若大路然東西南北之人並行而不悖自朱陸異同之說起而學者各存門户之見以讀書談道爲角勝之場功業文章若王文成而或者比之洪水猛獸於我心有慼慼焉卽朱子有靈亦未必以其言爲是也他如西河毛氏專以瑕疵朱子爲能辨則辯矣於孔氏一貫之學亦無當也張君此書不執古注疏不執朱子集注臚陳衆說而折其衷此古人所謂實事求是者歟予故樂爲之序

三國志辨微序

陳壽良史也承司馬遷班固之後作三國志夫犧農以來中國帝王無不大一統者故春秋史漢諸書皆統於一尊以明無二上之義至黄初以後其局一變禹貢九州之地忽焉三分鼎立此帝王之剏格也故陳氏作史亦剏其格志名三國明乎魏之不得統吳蜀蜀之不得統吳魏惟吳亦然歷晉唐無異說也自朱子作綱目特標昭烈爲正統後人因之而指摘陳氏之非曾不思史者傳信者也當其時昭烈之政教號令

其能行於吳魏之地乎吳魏之人曾奉昭烈之正朔乎正朔之不奉政教號令之不行而曰此爲中國之君是誣天下後世也作史者不當如是或者援春秋書公在乾侯之例此又不然彼時昭公雖出亡其國依然魯國也有國不可無君故書之若平王東遷孔子亦未嘗於豐鎬岐陽之地仍冠之以周也果若人言將韓魏趙分晉之後仍號其國曰晉元順帝遜於沙漠而仍號中國曰元可乎不可乎然則朱子以昭烈爲正統非歟曰儒者讀書當心知其意朱子生宋

室偏安之日高宗之在杭州猶之昭烈之在成都倘不以正統歸昭烈是宋亦不得居有天下之名也古人著書立說必尊本朝朱子尊宋因而尊昭烈此勢所不得不然者若溫公當宋室全盛之時其著資治通鑑即仍陳氏之舊矣而謂溫公之識不及朱子乎是不然矣彼各因乎其時爾後世或是朱而非司馬所謂一孔之儒多目論者非耶南昌尚君儕客精於史學著三國志辨微一書共五卷闡幽發隱一洗從來腐儒迂謬之說有先得我心者因以荒言引其端

吳懶菴經史論序

昔孔子之論學也曰信而好古而孟子則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然則讀古人之書信者是乎不信者是乎夫古人去今遠矣讀其書者信其所可信疑其所不可信斯則爲善讀書者也吾鄉吳懶菴先生積學好古著爲經史論一編凡一百六十九篇洋洋數萬言上自唐虞三代洎乎秦漢六朝下至唐宋元明無不旁推曲喻析其疑而折衷以求其是凡經與史有異同則信經而黜史史與稗家之說有異同則信史而辨

襍家之誤富矣哉雖一家之言乎實宇宙大文也余嘗謂世間讀書者有三等人其上者考古證今其意常在經世宰物守先王之道以傳後學若亭林顧氏是也其次講求朝常國故古今因革之宜將以信今而傳後若竹垞朱氏是也又其次則殫見洽聞而運以沈博絕麗之才以發爲文章若伽陵陳氏是也後有作者總之不出此三者之中若其他習科舉之業揣摩當世好尚以爭勝於風簷一日之長者登巍科躋上第則有餘以言乎知人論世則未也吳君早棄

科舉之業而專心嚮學博極羣書其論百世上下之事若觀螺紋之在掌此所謂修學好古實事求是若𪨧是編於君存時已有刋本行世既刻後復有所作未及授梓而歿令子英合其前後所作彙爲四卷重加剞劂以斬壽世刻成已十二年其重刻緣起尚未有序之者英子志恭從予游以序見請因濡筆應之吳君名成佐字贊皇元和人懶菴其自號也

經史管窺序

太倉蕭君曼叔疇昔無一日之雅不遠三舍惠

然肯來修士相見之禮坐次袖中出所著經史管窺一編欿然下問予受而讀之兩旬始卒業焉觀其書元元本本博引繁稱言言皆有根柢無一無稽之言蓋好學深思者也吾因歎夫今世士大夫學殖之荒落也其故有三初地學人僥倖於風簷一日之長針芥偶投遽登科第因而束書高閣永棄筌蹄遂致謬改金根誤呼伏獵頑碑無字貽笑簪紳此達而不學者也若窮鄉朴學之士抱四書大全一部私爲枕中秘奮萃近科房書闈義數百篇奉之如金科玉律終

日埋頭於其中此外高文典册皆以爲無裨舉業一切不寓於目或以南華爲僻書或不知堯舜是一人二人一孔之儒少見多怪此窮而不學者也其閒又有一二高才生英雄自命志在欺人采張霸之僞書襲揚雲之奇字浮夸弔詭炫燿人前一犬吠形百犬吠聲雷同附和久假不歸斥歐九爲不讀書謂蕭統小兒強作解事以此爲學又所謂似是而非惟庸故妄者也三者受病不同總歸於學無根柢而已昔班固之序河閒獻王也曰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士人能

於經史二學好之而實求其是安得有三者之流弊耶今曼叔以縫掖之士用力於經史其於經也自天德王道之大以至名物象數之微妙義紛綸皆折衷於至是其於史也上下三千年縱横二萬里了然若視掌上螺紋時時於政治得失人物臧否發一言以爲之辨論亦往輒破的於是知曼叔實有根柢之學非苟焉稗販而已也夫學問之道或源焉或委焉經史爲源也他說皆其委也河源發於崐崘江源發於岷山惟其源遠故其流長而浩蕩之勢經兩戒絡九

州而不窮學而發源於經史則俯仰天人之間上下古今之際將無所不通譬諸江河行於地中寧有斷港絶潢之阻與今之學者若曼叔可謂實事求是者矣雖老而不遇乎猶勝夫被文繡飫粱肉坐廢居諸虛生一世者也

墨海金壺序

常熟張君若雲先收毛氏汲古蕞殘之籍彙爲學津討源一書鏤板行世矣既又廣搜四部博采九流得古書之可以附庸六籍者一百十五種都爲一集名之曰墨海金壺剞劂既竣未及

行世而若雲遽歸道山其猶子鵠亭尋未竟之緒將託諸副墨嘉惠藝林而介其所親石生榮奎請予一言爲之序予披覽其目凡九經七緯以及史氏遺聞軼事旁逮兵農方術稗乘一家之言無所不臚列而燦陳之此其蒐羅之廣采訪之勤固非咫聞曲學之士所能及也吾因思文章一事古人喻之薪火薪盡而火傳則光輝發越炳燿宇宙薪盡而火不傳則化爲灰燼蕩爲烟雲歸於無何有之鄉而已作而不述古人之不幸而亦後人之不幸也遂古典墳燬於秦

火者無論矣即漢唐所志藝文經籍今日存者有幾所幸一二抱殘守闕之士網羅散失掇拾於風霜兵燹之餘而後古人之精神血脉與天地長存則後死者之於斯文所繫不恭重耶嘗聞周時浮提之國獻神通善書者二人肘間出金壺中有墨汁如漆灑之著物皆成篆隸科斗之字此事載在王子年拾遺記儒者以為誕豈知鴻荒既闢夫意欲助成中土文明之運自有此等怪怪奇奇之事著在世間孟子所云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者此也而豈凡夫耳目所能妄

斷其有無者乎今若雲以此義名其書將使金壺中一點墨灑徧華嚴世界務令古今聖賢文人才士一切德成藝成之理無不流行於高天厚地之中讀其書者皆得聰明智慧增益其所不能此願力宏深非尋常餖飣小言可比而藹亭表揚流布綿隆勿替亦可謂善成若雲之志者也因贅荒言弁諸簡端

關聖帝君聖跡圖志序

昔孟子與浩生不害論善人信人而終之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大哉斯言

蓋人負天地陰陽之氣以生充類之以至於盡必爲聖爲神而後滿其量也漢昭烈之創業於蜀也關公以腹心之交膺干城之寄其共死生同休戚大義凜然固足昭垂宇宙矣迺於既歿之後靈爽於赫與日星河岳並存於天地之間有非古今賢豪所能及者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公之謂歟歷代帝王莫不隆其廟號崇其祀典至

本朝尤加敬焉香火之盛自京畿至於九域四裔無地蔑有春秋之享祀配於闕里斯人之崇

奉也至矣盡矣蔑以加矣謂之曰聖謂之曰神真有大而化聖而不可知者乎康熙間有桃源盧湛徧考典籍所載公之事業文章彙爲一書名曰關聖帝君聖跡圖志讀之者可以知其聖之所以爲聖神之所以爲神闡揚至教於世道人心實有裨益此書歲久無傳今上海唐君循陔重付剞劂以行於世將以翊世道而正人心其功德勝於世俗造像寫經者萬萬也因樂得爲之序

孝行錄序

世之人孰不愛其親胡爲乎有人焉獨稱爲孝子人而以孝子名此風教之衰也有鷹鸇之鷙而鳳凰以爲瑞有虎豹之猛而麒麟以爲祥有耰鋤德色箕帚誶語之人而孝子以爲貴夫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豈生人之性有孝有不孝耶其不孝也皆積習所移也試以今之人言之富人之所欲世有爭貨財而忘其親者矣貴人之所欲世有貪仕宦而不顧父母之養者矣婚姻人之大欲世有溺愛其妻子而日與父母疏遠者矣此豈秉彝之本然抑父兄之教不先

子弟之率不謹慾敗度而縱敗禮流爲禽獸之行而不自知也然則欲人竭力供爲子職善保其終身之慕必自蒙養始矣世傳二十四孝一書爲明人屠隆所著凡采取子史所載孝行二十四則集爲一編向時鄉塾都有之今吳江某君重刻以廣其傳又每事繫之一詩以致其長言詠歎之意亦深合乎古人與子言孝之道矣經云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此書雖以養蒙實皆天經地義將與六經四子並垂天壤可也

林和靖詩序

嘉慶丁卯冬予自翰林編修解組歸田寄居於杭城西南隅紫陽山下時時出鳳山門行過萬松嶺放小舟徜徉於六橋南北或登孤山謁林處士祠堂徘徊瞻望想見其爲人辛未歲威勤公以故相節制三江予以舊吏徵入幕府掌文案同時有杭人周右爲公司記室携有和靖先生詩一册予借而讀之心甚愛矣不忍釋手未幾威勤公内召入閣賓客皆散是詩仍歸周君其後十年周爲江都宰予寄信求是書周遂録副寄我因授之梓人或曰漢魏六朝以來詩人

多如牛毛之不可數予無所刻而獨刻是編者何也予曰古今人詩不一格有山林之詩有臺閣之詩臺閣之詩近於雅頌山林之詩近於風臺閣者以忠君愛國爲主，山林者以樂天知命爲宗詩如和靖先生殆孔子所謂知道者乎夫宋室之興也藝祖以神武之姿削平禍亂再傳至真宗之世海宇乂安可謂小康矣乃一念之侈假託天書東封西禪粉飾太平流及宣政之閧崇尚元教降天子之尊而以道君自號其禍遂至父子客死神州陸沈誰爲作俑者迺流毒

至於此極也和靖先生當仁宗之世窮居野處蕭然物外宜於當世事無所繫心者乃臨終有詩云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憂深思遠若逆料有靖康之禍者苟非知道者安能出此語殆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闕者歟殆樂天知命而仍不忘忠君愛國之心者歟曾子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先生斯語善之善者也先生在臨江識李諮於疇人之中而以公輔之器期之學識如先生殆亦抱公輔之材而未及施行者歟而世之人往往以山林枯槁之士目之是

未可爲知言者也予愛其詩論其世而知其人故著鄙見如此而即以爲詩之序

明周忠介公文集序

古今國家設科第以網羅天下賢儁必得忠孝節廉之士其胸中蘊畜出可以見功名處可以敦氣節一言一行皆能誦法先民而爲四方所矜式夫然後國家謂之得士士謂之不負科第非是則不足以相副近世科第必發軔於文章而士之心術行誼亦未嘗不可於文章見之端介之士其言必醇正有法度若夫華言風語五

色無主以蘄弋獲於風簷一日之中則其人詭遇求合始進已然欲求其他日功名氣節卓然自立於世是求馬於唐肆也有明天啓閒魏璫煽虐以荼毒天下之賢士大夫而吾鄉周公順昌實與楊左諸君子同及於難方緹騎之至吳門也市人聞公被逮不呼而集者數萬人公囚服入公門緹騎倚璫勢甚張言必稱廠公衆譁曰吾等初以爲皇帝詔書彼乃曰廠公廠公則魏璫也周公何罪魏璫乃敢然羣起而擊之當是時吳人義聲震天下夫魏璫執國柄緹騎四

出賢士大夫之被逮者不知凡幾他處無敢齟齬者吳中人乃奮起而挫其鋒世謂吳俗纖弱不可共患難觀周公之事何如耶特是公位不通顯非有功德及民其棄官而歸也伏處委巷中桑户繩樞饘粥僅自給非有餘力解衣推食於鄉之人鄉之人何以悲憤激發如此而公又何修而得此於鄉人也豈斯人秉彝之好出自天生固有不求而自至者耶邇來士大夫一日登朝則恣其饜足之道及其老也乃至不敢歸其故鄉而寄居他所以避其親戚故舊或曰恐

其爲吾累也或曰恐不勝其予取予求也人果廉隅自礪親戚故舊將無所取求而亦安能爲之累哉惟其專已自封故人人瞰其室而彼遂避其鄉人如冦讐設一旦緩急其鄉人亦必且視之如冦讐方快心之不暇孰能出死力以爲之助耶此其人之賢不肖吾不知其視周公相去幾何然仕宦而輕去其鄉吾知其非賢者矣張生光熊手公文稿一册向予問序予亦公之鄉人秉彛攸好不欲讓里巷細人專美於前故表而出之并約同人醵金付梓以傳不朽至公

之文醇正有法度望而知爲端介之士此又後生所當取法者也

周介生文集序

明之季士大夫有二冤獄鄭鄤之杖母也周鍾之降賊也然鄭之冤由於温體仁或有知之者周之冤由於阮大鋮則罕有知之者矣初天啓時吳中文學之士結文社曰應社太倉張采張溥爲之倡而鍾與其兄鑣皆羽翼之鑣字仲馭鍾字介生家在金壇而其聲華震於大江南北其後吳江人孫淳又結復社應之四方高才生

奔走輻輳嗜名者亦犇乎其間同社者多至二三千人氣燄熏灼固已爲當路者側目矣崇禎之改元也懷寧人阮大鋮以魏閹之黨削籍遯跡南都諸生吳應箕作留都防亂揭帖申其罪介生輩附和之阮切齒於諸人而無如何也及福王建國南都馬士英執政柄阮得而左右之凡在兩社主名者皆欲文致其罪以爲報復之計而介生適自北歸墮其臽阱考訟江董含三岡志略所載金壇周鍾降賊事云賊移檄州郡有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恒多臣盡行私比黨

而公忠絶少獄囚累累士無報禮之心征欽重
重民有偕亡之怨又賀賊即位表有一夫授首
四海歸心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慚德
云云皆出介生之筆按介生中崇禎癸未進士
改庶常賊移檄時介生方應試服官何從爲賊
草檄至賀表所云乃黄巢即位時語尤與明季
無涉也總之國破君亡介生不殉其難是其所
短然業已南奔則不從賊明矣若馬阮訾毀士
人有何定論仲馭以迎立襄藩爲罪而斃於獄
介生以代賊草檄爲罪而誅於市皆當時羅織

之詞維時吳應箕亦被逮在獄福王失位馬阮遁逃應箕乘閒出獄而介生兄弟先事被僇此其中有幸有不幸焉世人因董氏之說而皆目介生爲逆匪此皆耳食之論也予故因序介生之文而詳論其事本末如此若介生之文危言讜論不絶於篇必非僉壬之徒所能出當亦論世者所能知也

袁文箋正序言

天地之道一奇一耦文章載道之器故有奇而不能無耦焉漢京既東騈體漸作至六朝而大

盛凡朝廷典册軍府文移史官論讚公卿啓事朋友竿牘以及浮屠老子之書豐碑幽宅之銘無往而不駢體者其文炳焉與六藝同風杜少陵曰王楊盧駱當時體不廢江河萬古流誠鄭重乎其言之也當今崇尚古學惟翰林供奉之文尚沿聲律對偶其他皆用古文故駢體非藝林先務然習而工者亦不少其人仁和袁簡齋先生之論則曰

本朝開國以來尚未有能以四六成一家之言者竊欲自立一幟闢其意殆自命爲當代第一

手矣先生抱沉博絶麗之才胸羅萬卷筆掃千人所著詩古文靡不升古人之堂而嚌其胾特斤斤以四六自命倘亦果有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耶余少學爲古文不習駢體自入翰林後職有司存偶一爲應奉之作所作不多心亦不好也洎爲外吏盐䇿去不復省邇來歸田無事重鑽故紙聊以消耗壯心適得是編覺其鯨鏗春麗怪怪奇奇真天地閒别是一種文字近世果無能頡頏者劉舍人所謂樹骨訓典之區取材宏富之域殆庶幾焉顧其學博其辭贍直如

杜詩韓筆字字皆有來歷讀者不知所出輒茫然興望洋之歎陋不揣固陋於三餘之暇倣李善注文選之例一一箋釋之間有舛訛則加按語以訂正之夫人讀書既多涉筆即奔赴腕下不能字字檢點古今通人類皆如是不必爲先生諱也積三年之功大約得其十之八九同學之士請曰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是編也讀者每苦於欲其實莫名其器今既十得八九可以出而示人矣古人撐犁不識㩧稍不知必欲一字不遺一事不漏恐非可以旦夕期也余曰

譌因授之梓既梓後復有所得卽補於本文之尾或誤注者亦隨時訂正於後尚有闕誤惟冀高明之士補正之

謝東墅先生食味雜詠詩後序

輼玉於乾隆已亥舉於鄉實出嘉善謝公之門公家居浙之楓涇早歲以文學知名鄉曲間純皇帝之初巡江浙也公迎鑾獻詩召試入格以中書舍人起家壬申登第入翰林為編修故事翰林有撰文者十員以文學之優者充其選卽古代言之職也時有滿洲

大臣物故公適當制其人先由散秩大臣而升侍郎公文內有由散秩而升卿貳之語散秩大臣清語謂之蘇拉昂邦繙譯者不諳漢文繙散秩爲蘇拉而落去昂邦二字

上覽之曰蘇拉者閑的兒也國家豈以閑的兒爲卿貳大臣耶公遂坐撰文失體褫其職時傅文忠公方執政知公學行延致賓館課其子福

隆安卽

高宗朝之四額駙也久之恭逢

萬壽聖節公以廢員進獻詩册文忠又薦其才

有

詔復原官旋侍值　上書房教授　皇十一子

邸今之成親王也先是　皇子讀書四子易詩

書三經竣業邸爲學成公加授禮記左氏春秋

冑筵之全肄五經自公始也嘉慶初韞玉亦值

上書房每聞　成邸言及公猶惓惓不置云

公兩典江南鄉試兩督江蘇學政衡鑒精覈得

人最盛而乾隆辛丑公以少宰主春官之試同

事者有少司馬吳玉綸士之不第者造爲蜚語

曰謝金圃抽身便討吳香亭倒口郎吞盖公號

金圃香亭亦吴之號也此二語實出稗官寄園寄所寄中兩公之姓適相合故輯錄者移易其詞以騰口說耳俄而言者以聞

上信疑參半因公曾督學江蘇吴亦曾督學福建遂密詢兩省封疆吏江蘇巡撫閔鶚元覆奏以道路之言事無實迹而閩督李侍堯有幕客李三俊者亦辛丑之不第者也代李草奏文致其詞

上以事雖無實而清議不諧姑降一官於是吴降三品卿公亦降爲内閣學士後於己酉歲三

月初　上書房諸臣以會試期近候主文之信
同時皆不入值
上聞之震怒並予譴降公遂降為編修免入
上書房仍
命在　武英殿修書其後辛亥春大考翰詹公
卷已列三等後既呈覽
上指公卷曰此必謝墉之作拆封果然移置前
列知
上之眷公始終不衰也嘉慶四年
仁宗親政睠懷舊學贈公三品卿時公已謝世

不及見矣公荷
而朝知遇之隆而一挫不起豈非命歟此卷詩
公暮年養痾而作雖一時寄興之筆而考据精
博非古之所謂遇物能名者耶亦可以見公名
物象數之學其深如此孔子曰多識於鳥獸草
木之名公其有焉韞玉向在翰林習聞中朝舊
事故知公本末如此惟恐他時後生撫耳食之
言而妄生擬議故詳著其事附於此詩之後俾
共知公之晚節偃蹇盖亦无妄之咎云爾

謝東墅先生六書正說序

近年來儒者崇尚漢學皈心許鄭之說釋經者必康成解字者必叔重記醜順非牢不可破一孔之儒多目論其信然歟夫鄭康成多臆說漢季孔文舉早言之矣若許氏說文解字尚未有深著其失者韞玉向攬許氏之書私心頗不謂然意欲別著一書自伸其說而宦游行役不能專其業今老矣此事迄用無成彼許氏之失姑無論其他止如劉爲國姓卯金刀之說早著於西京而許氏改劉作鐂不知其何所本也字見於六經不一而足無不作助語辭者許氏獨

訓爲女陰豈非臆說此其謬之最顯而易見者此外支離穿鑿之語悉數之而更僕不能終也夫文字之變古今異同鈔寫流傳原難執彼以證此然刻石之存於今者莫古於岐陽石鼓今以其字證諸說文不合者過半則許氏師心自用之意略可見矣吾師此書根据金石古文與衍精博自成一家之言皆足以正許氏之失太史公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義非可爲淺見寡聞者道也世之習小學者觀此亦可不迷於復矣乎

凌波閣藏書目錄序

余性淡漠無所好惟好蓄書自弱冠以來至今積至四萬餘卷其閒聚而散散而復聚匪朝伊夕之力今年過耳順慮聚者之將復散也謀所以保守之者乃於所居花閒草堂之西滁山潭之上築小樓三間以爲藏書之所樓向東背西取其朝暮有日色入樓中無朽蠹之患書凡分十類曰經曰史曰子曰專集曰總集曰叢書曰類書曰地志曰詞曲小說曰釋道二藏貯爲二十厨排爲六行兩兩相對標其類於厨之閑索

其書檢之即是而法書名畫金石文字亦附於其中於序余之有是書也談何容易余家本寒微先世藏書甚少憶十四歲附學於中表黃氏之塾主人有書二櫝先生方授科舉之業惟經義是訓他書禁勿觀余於常課旣畢之後每竊一燈私取其書翻閱之如是者四年櫝中書讀之殆徧旣於甲午歲赴省試在金陵市中購得史記一部歸而讀之大喜每夕擁衾側臥燃一燈於几丹黃在手樂而忘疲往往達旦閱十旬而卒業焉其後年漸長蓄書亦漸多每得一書

必手加點勘旣舉於鄉奔走四方者十年謀衣食之計嘗游州郡幕府每出門必携書一篋刀筆之暇藉以消日歲終則歸而易之迨進士及第之年則已讀書七千卷矣翰林清暇文史足用及出守蜀中時方兵戈載道孑身獨往家人留止都門乃有奴子吳壽者略識字輙竊予架上書鬻諸琉璃廠書肆書賈遇余點勘之書則倍其直以收之於是余所讀舊書略盡余生平惟此一事所爲歎息痛恨者也其後稍稍購求二十年來又得此四萬餘卷凡此皆節衣食之

費而置之者也耄年心力疲憊不能如嚮者之尋章而摘句然每得一書未嘗不觀其大略也

吾鄉曩時頗多藏書之家若錢氏絳雲樓徐氏傳是樓不及百年其書皆消歸烏有而寗波范氏天一閣藏書自明至今巋然獨存其守之必有道焉子弟雖多產可析而書不可析鍵其戶必子孫羣集然後啓雖有顯者不借此范氏藏書之法也古人云積金與子孫子孫未必能享積書與子孫子孫未必能讀然積金既多賢者損其智愚者益其過積書者子孫即不能讀亦

不致損其智益其過而爲之累也且一時子孫不能讀守之以俟能讀者亦未必終無其人也余藏書之意如此子孫能讀固佳卽不能讀愼毋視如土苴而棄焉是則余之厚望也夫

洪氏集驗方序

此集驗方八卷南宋洪文安所手輯文安名遵字景嚴皓之仲子以博學鴻詞中選起家爲秘書省正字孝宗朝官至資政殿學士方遵登制科時高宗因皓遠使推恩卽命遵入館詞科中選卽入館蓋自遵始非故事也宋祖宗之朝君

相以愛民爲務官設局以醫藥施舍貧人故士大夫亦多留心方書如世世所傳蘇沈良方許學士本事方之類蓋一時風尚使然夫古人立方各有深義今世庸醫不知其理妄行增損遂有學醫人費之誚憶孫淵如先生有言今世外科每奏奇功而內科不能者外科用古方而內科不用古方之故也余往日刻新安程氏易簡方論一書亦欲世人稍知古方本義今復翁此書之刻殆與余有同心也夫

功過格序

人生宇宙間不可一日無功牛之畊也馬之任重而致遠也雞司晨而犬守夜也蠶之吐絲也蜂之釀蜜也雖禽獸虫豸無不有功於人豈有人而不如禽獸虫豸哉且人爲萬物之靈天生萬物以養之人而各遂其生天之意也因而縱其嗜欲以暴殄天物豈天之意哉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無所往而不爲仁也世之人豈皆有害人之心惟欲專利於已斯有害於人矣是故萬物在世皆有功無過至於人而功過相參焉甚且有過而無功焉豈人性之善不如

物耶物物無欲而人有欲也故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昔袁了凡有功過格之設所以勉人爲善者深切著明今葛君雨田重刻其書且推廣焉凡可以遏人欲而循天理之説無所不錄善哉其善與人同之意也傳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讀是書者皆以葛君之心爲心寧非風俗人心之助耶君之二子亮寅亮采皆受業於吾門恂恂然守弟子之職今於此卜其門之將大故樂爲之序雖然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人人知善之可爲而身體力行之爲難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

慶善貴乎積而非一言一行之謂奉行此書者但當自省其身務使功日多而過日少以漸至於端人正士之域若區區責報於天之說姑置之勿道也

重刻太上感應篇圖經序

世之人修德不求報者上也雖然上德不德豈易言哉惟生有最上善根者能之未可概責諸林林之衆也至於福善禍淫之理人人知之然不能人人行之者蓋無人時時提撕警覺之耳書曰惠廸吉從逆凶大禹之言也作善降之百

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伊尹之言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孔子之言也以三聖人覺世牖民之術參天地而炳日星而所言若合符節如是則其理豈不可信哉此太上感應篇一書出於道藏其所言詳悉周至而世之人因其爲道家之言而忽之抑思福善禍淫之說垂自先聖先賢四海以外六合以內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彼釋氏天堂地獄之說論者猶謂可以補帝王政刑之所不及而況如斯篇平易近人者乎吾鄉惠紅豆先生曾注此書

載在道藏彼大儒也尚留意及此則此書之有益於人可知矣葛君雨田性喜勸世前刻功過格一書業已行世矣茲復取太上感應篇圖經一書重付剞劂將使愚夫愚婦一展卷而了然心目之間其於世道人心良有裨益而士之誦習詩書者於吉凶消息之理固昔者所習聞讀此書可以與書易三聖人之言相印證所患者知之非艱而行之艱也

醫藥局徵信錄序

道光三年癸未霪雨爲災饑饉洊臻當路諸公

旣請於朝而賑之矣又勸民捐貲助賑以補其不足由是窮黎餬口有資而無溝壑之患其明年六月徂暑時疫盛行盖因饑寒之困釀而爲癘疾之憂亦人事所必然亟須補救者也於是郡中紳士韓黃許諸君子合詞告於藩臬兩司及府縣請設醫藥局以診夫貧民之有疾而無力醫藥者時方伯誠公廉訪林公允撥民捐賑餘銀長元吳三縣各一千兩以給經費設局於郡城適中之地都城隍廟延請醫士之有名於時者分班輪流至局施診其後廟局狹不能容

則又分外科幼科於附近之泗洲寺所用藥物由局購辦給發其病甚不能出門者則醫就其家診之先是徐君錦潘生維城等已設局三元坊施診施藥至是合爲一局自六月十一起至七月二十止局中凡診過病人三萬八千四百十七號赴外診過七千七百十七號共給藥五萬一千六百十八劑而先在三元坊局所診者不與焉事旣竣司局務者將出納經費刻錄徵信因爲之叙其厓略如此俾郡之人有考焉